

州米芾尺牘〈弊居帖〉的「分身術」

王崇齊

〈弊居帖〉，是宋代米芾所寫的一封短札。寫成之後，被當作一件書法作品來寶藏、流傳、臨學，甚至仿模，這些〈弊居帖〉的衍生物，恐怕都在書法家米芾的預料之中。但是，有些環繞著〈弊居帖〉所發生的狀況，就連創造書寫〈弊居帖〉的米芾也無法想像，而這部分，才是故事更為精采之處。

緒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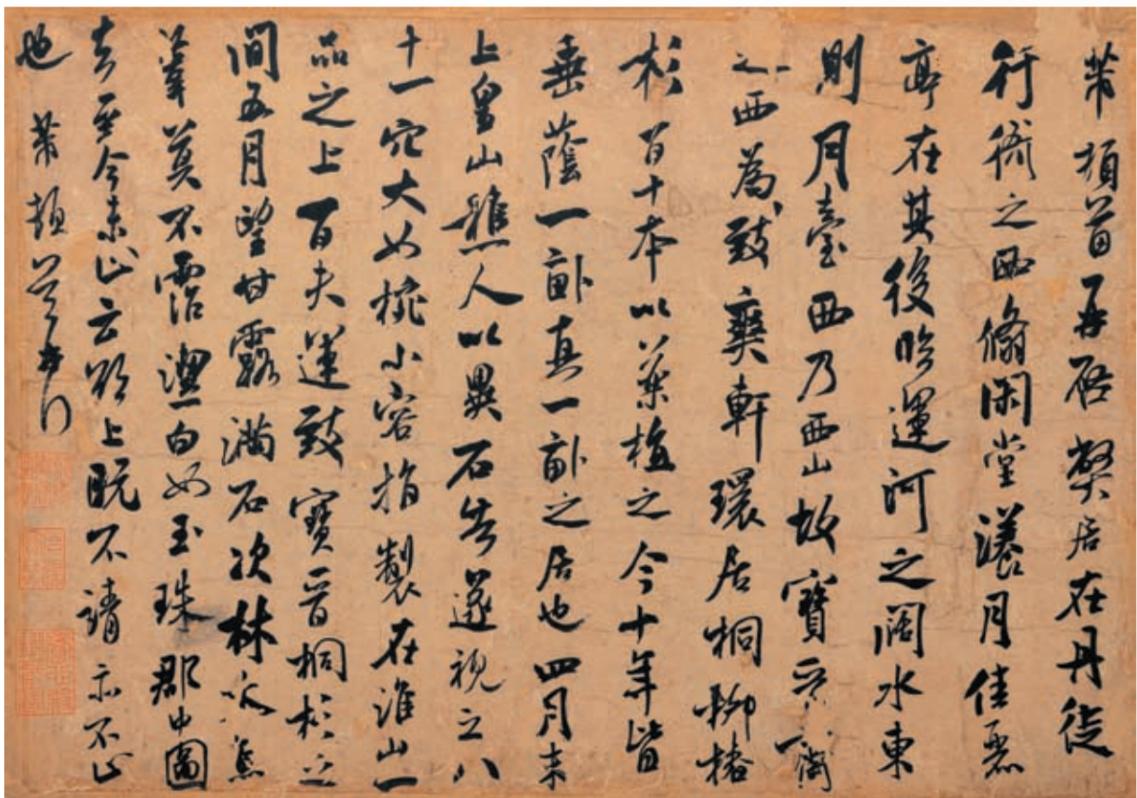
在書法史的脈絡下，書法作品既是一件藝術品，也是人們學習、精進書法能力的依憑。所以，書法作品書寫完成之後，往往因於各種需要，或求值射利而製作模本、或為學習而有副本的產生，甚至模刻上帖，化身千百而發揮影響力，這是許多書法作品都有可能發生的狀況。換句話說，從書法作品衍生出眾「分身」，可以說是書法史的常態。這些常態，雖然太過常見而不足為奇，卻仍是考察書法作品的基礎切入點，因為，了解「分身」的狀況，我們才能更準確

地推定「本尊」的性質，從而更進一步的推論與研究。而且，有些特別的作品，不但有前述常見的「分身」，還在因緣際會下，被製作出更為特殊的「分身」，產生讓人驚訝的影響。這一狀況，恰可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、現被歸於米芾名下的〈弊居帖〉墨跡（圖一）上看到。所以，本文便以該墨跡為中心，先討論其性質與一般的「分身」狀況，再取另一歸屬於米芾名下的〈西山書院帖〉，說明〈西山書院帖〉可能是受到〈弊居帖〉觸發的製作，可說是〈弊居帖〉的「特殊分身」。透過這樣的討論，

我們不只可以了解更多「分身術」的操作細節，也可以觀察到「分身術」的更多面相，深入了解這一書法史中既常見、又有趣的現象。

〈弊居帖〉性質的基礎考察

較之於其他米芾的書法作品，〈弊居帖〉（圖一）既不像米芾〈篋中帖〉那樣名氣響亮，背後有個引人入勝的故事。（註一）將之與院藏另件米芾尺牘〈戲成呈司諫台坐帖〉（圖二）並觀，則〈弊居帖〉筆勢雖也跌宕多姿而變化豐富，但卻墨色暗沈，缺乏迅捷起落的神采。當清高宗敕命



圖一 宋 米芾 弊居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臣工編纂內府書畫目錄《石渠寶笈初編》時，〈弊居帖〉雖被收入其中，但卻被歸為「次等」，根據《石渠寶笈凡例》可知，被列為「次等」作品是稍差或疑偽的作品：

是編所收，皆古今名蹟，雖或臨本逼真，亦豎置之次等，題款俱仍其舊，而真贋自別。

所以，〈弊居帖〉較不出色的情形，顯然也被《石渠寶笈初編》的編者注意到了。若只由墨色暗沈來看，〈弊居帖〉究竟是米芾較差的作品，抑或是偽作，其實很難判別。不過，從其風格與書寫來觀察，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線索。

由於〈弊居帖〉墨色較黑較暗，所以很難在筆劃間尋得因速度或疊壓筆道所造成的色階變化。例如「百」字（圖三-a）的起筆一橫面積甚大，想來是墨色暈開或重壓鋪毫所導致的現象，但是，仔細觀察，該橫畫卻只有如平塗般均勻的墨色，毫無筆蹤可尋。這樣的狀況也見於「漾」字（圖三-b），該字右半上方第四與第五筆的右端幾乎糊成一片，不見其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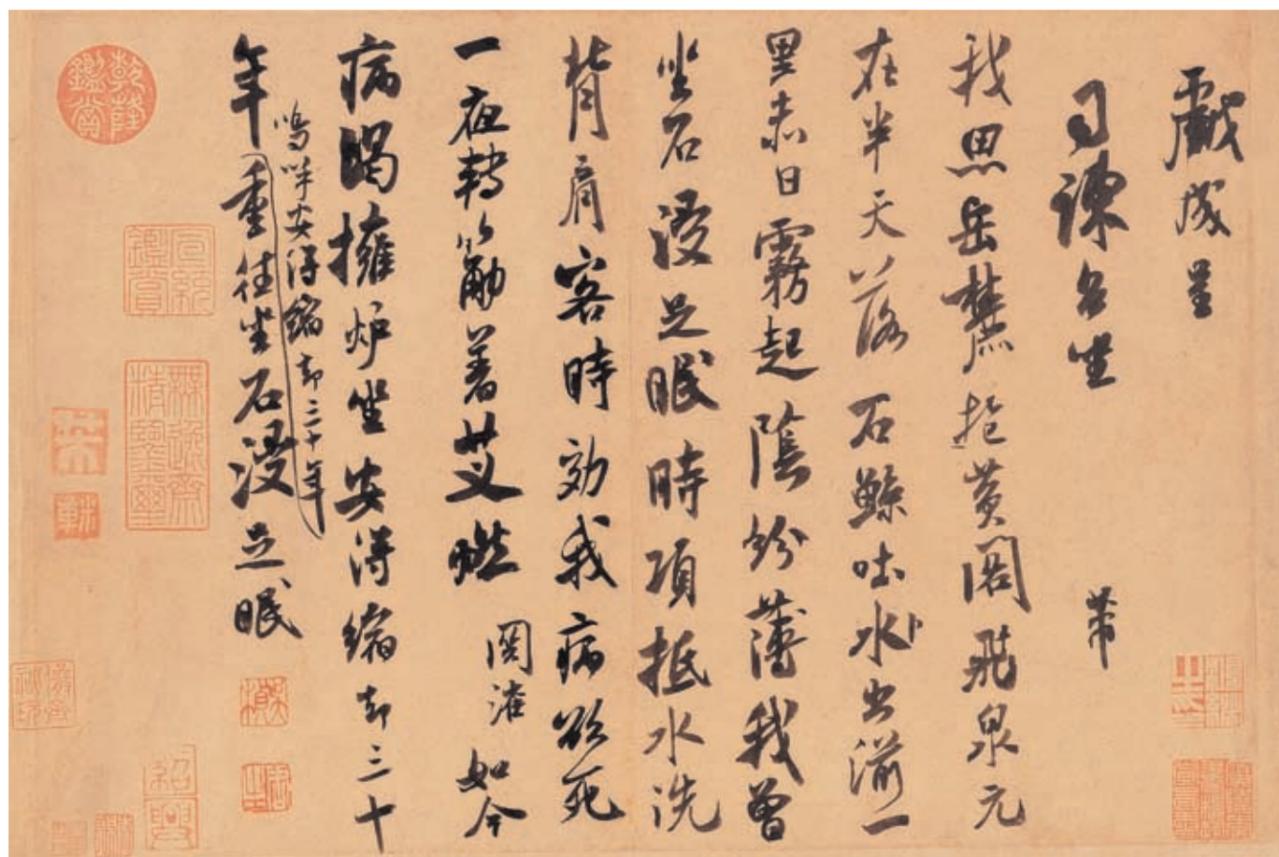
圖三 〈弊居帖〉中之例字

解〈弊居帖〉「五」字(圖三-f)的細微書寫缺失。此外，帖中「柳」字(圖三-g)還出現更為令人難以理解的書寫缺失，其「木」部直豎起始處，乃是承接短橫筆勢而來，理當有回鋒轉下的起筆痕跡可尋，但「柳」字「木」部直豎起首如削而略凹，讓

人懷疑這是摹寫不當所造成，若對照院藏米芾〈蒸徒帖〉的「十」字直豎起筆處(圖五)，就會更理解其差異。且再細觀「柳」字「木」部的墨色，顯然先有已成形的較細直豎，再添筆以示原跡壓刷而下的形貌。由以上的書寫狀況看來，院藏〈弊居帖〉墨跡存在著摹寫而成的可能。

最後，取〈弊居帖〉中「告」(圖三-h)、「十年」(圖三-i)、「霑」(圖三-j)四字相對，就會發現「告」字首筆直豎橫起處、「十」字首橫起處、「年」字末長橫，以及「霑」字「雨」部中豎的起筆，都有著類似半圓的幾何狀凸起，即使考慮米芾用筆的重壓跳蕩與類於〈書譜〉中節筆書寫習慣，也很難完全解釋其成因。不過，對照院藏米芾〈蒸徒帖〉的「想」、「皆」二字(圖五)，便可以瞭解，這樣的筆畫特徵，乃是因於米芾重壓鋪毫而毫無別出的結果，而且，這樣快速的起落，也造就了點畫中墨色變化的神采。

透過這樣的比對，我們才能瞭解，〈弊居帖〉內「告」、「十



圖二 宋 米芾 戲成呈司諫台坐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龍去脈。若只從這兩個字判斷，〈弊居帖〉很可能不是自然書寫所成的作品，再取觀「乃」(圖三-c)、「敵」二字(圖三-d)，則「乃」字左撇末端挑起與「敵」字第三筆側如亂絲的狀況，似乎暗示〈弊居帖〉很可能是雙鉤而成。只是，細察「漾」字(圖三-b)局部，前舉之模糊不清處，似乎見有一絲空白，讓第五畫提筆直上的輪廓可以被感知，又考量古人的用墨，或許存在著黑如凝漆的品類，才會產生這現象。而我們之所存疑，很可能是沒有見到更為細部的圖版所致，所以，只靠這幾個單字，不足以作出較可信的推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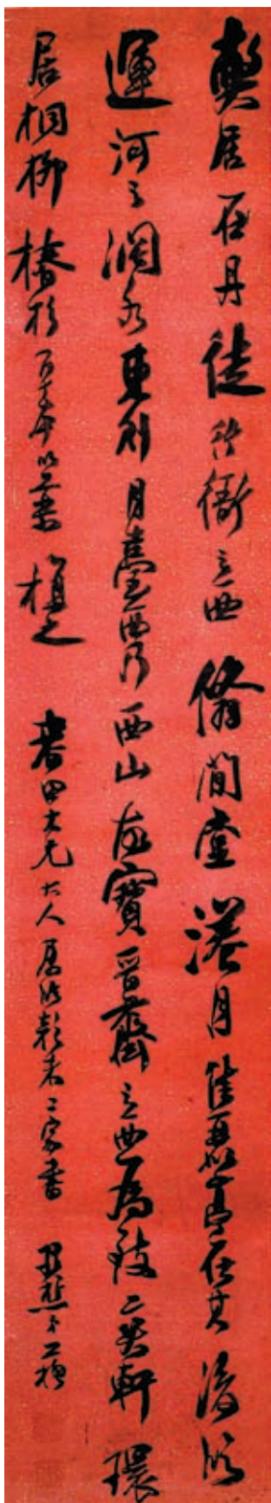
接著，從書寫方式看〈弊居帖〉，其「藥」字(圖三-e)中央「白」部連帶之間缺乏中間一橫，雖然米芾書寫「藥」字都會加上中間一短橫，但也可能是運筆太過快速而一時疏忽。只是觀察帖中「五」字(圖三-f)下長橫，雖具重按右出的果決勁力，其起筆處應再向右略移才恰當，較之於院藏米芾〈面論帖〉內形態不同的「五」字(圖四)，即可理

「年」、「霑」四字筆畫中的怪異樣式，實是描摹米芾原跡失矩所致。而綜合前舉例字的討論，我們對於院藏〈弊居帖〉墨跡(圖一)的認知，應該會接近於《石渠寶笈初編》編者的判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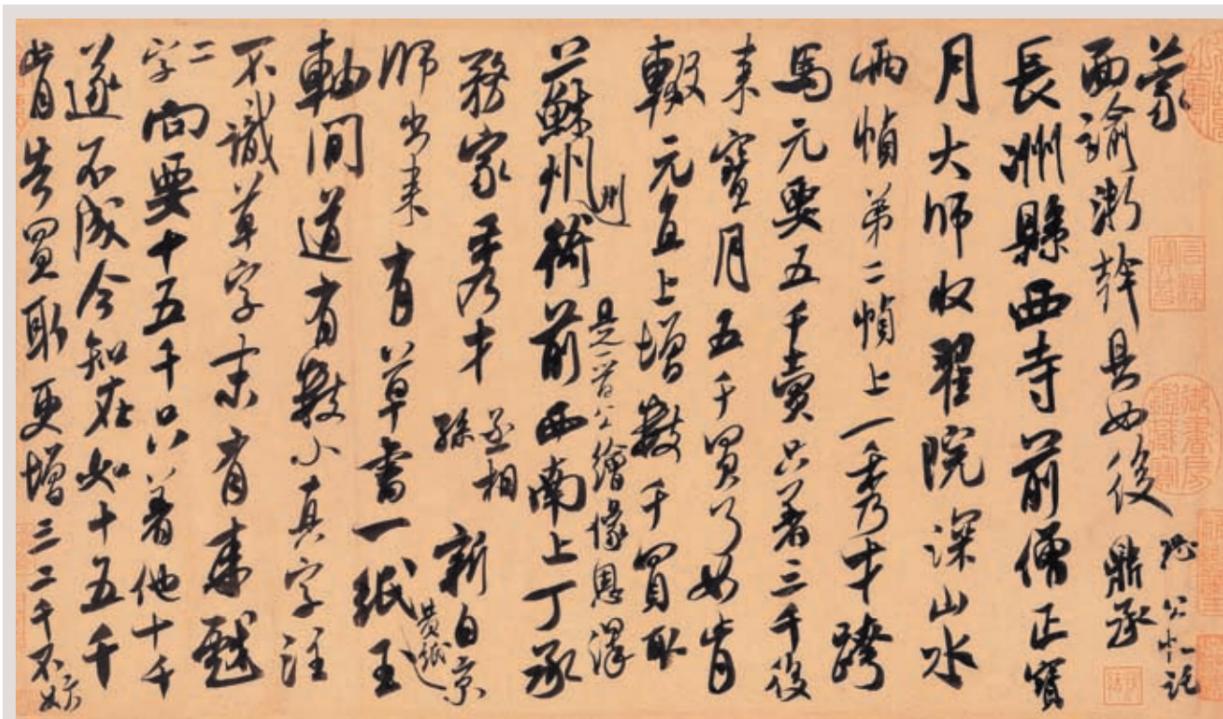
〈弊居帖〉與〈西山書院帖〉

由上一節的討論可知，院藏〈弊居帖〉很可能是米芾原作的「分身」，但其中字樣、章法，皆與米芾相近，是製作精良、品質非常好的「分身」。由於其製作精良，這一「分身」才獲得馮銓的信賴，將其刻入《快雪堂帖》中(圖六)，製作出影響更為巨大的「分身」。特別是在清代〈弊居帖〉墨跡與《快雪堂法帖》原石先後被收入內府，若非依靠拓本，那麼如清代臺灣書家謝瑄樵所書之〈臨米芾〈弊居帖〉〉條幅(圖七)，恐怕根本沒機會產生。

只是，這些分身都是在書法史脈絡下常見的現象，就是米芾書寫〈弊居帖〉後，也可以料想這種「分身」的產生，似乎不足為奇。不過，〈弊



圖七 清 謝瑄樵 臨米芾〈弊居帖〉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《臺灣早期書畫專輯》，頁309



圖四 宋 米芾 面論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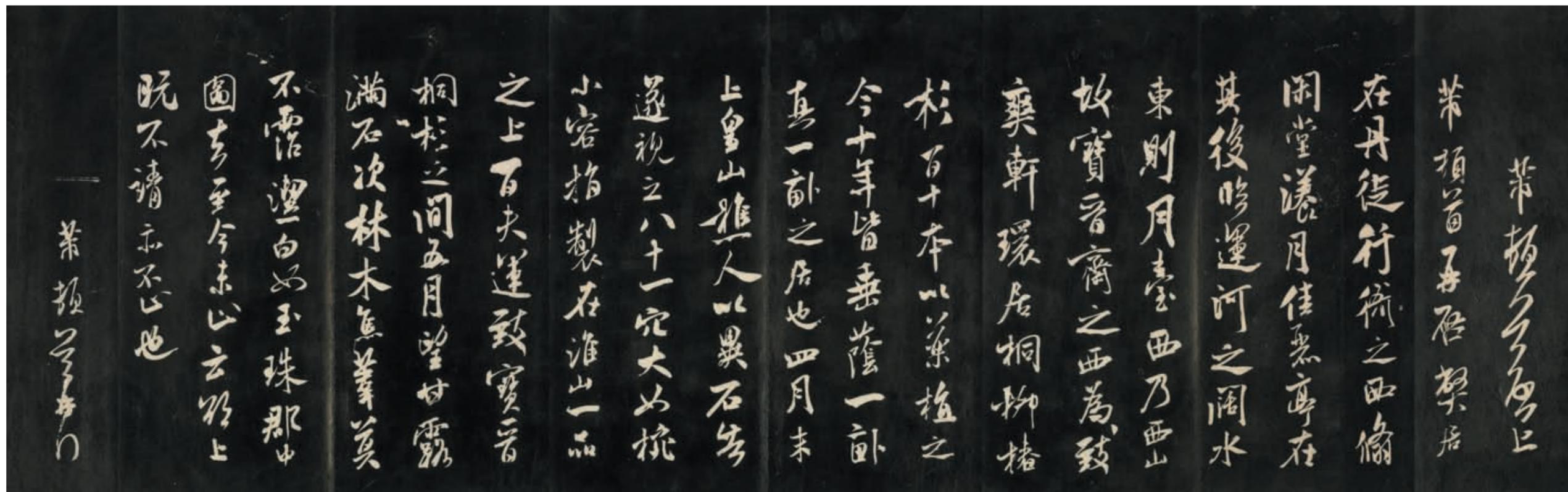
圖五 宋 米芾〈蒸徒帖〉之「十二」、「想」、「皆」二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帖〉墨跡(圖一)，可知王澐也保留不少〈弊居帖〉墨跡的章法配置。但是〈臨米芾〈西山書院帖〉〉的行氣似乎較無變化而稍遜，且讀其帖文內容，與〈弊居帖〉多有相似，例如「淮山一品」、「上皇山樵人以異石告」、「八十一穴」、「五月望」等，這不禁讓人疑惑，〈弊居帖〉與〈西山書院帖〉的關係究竟為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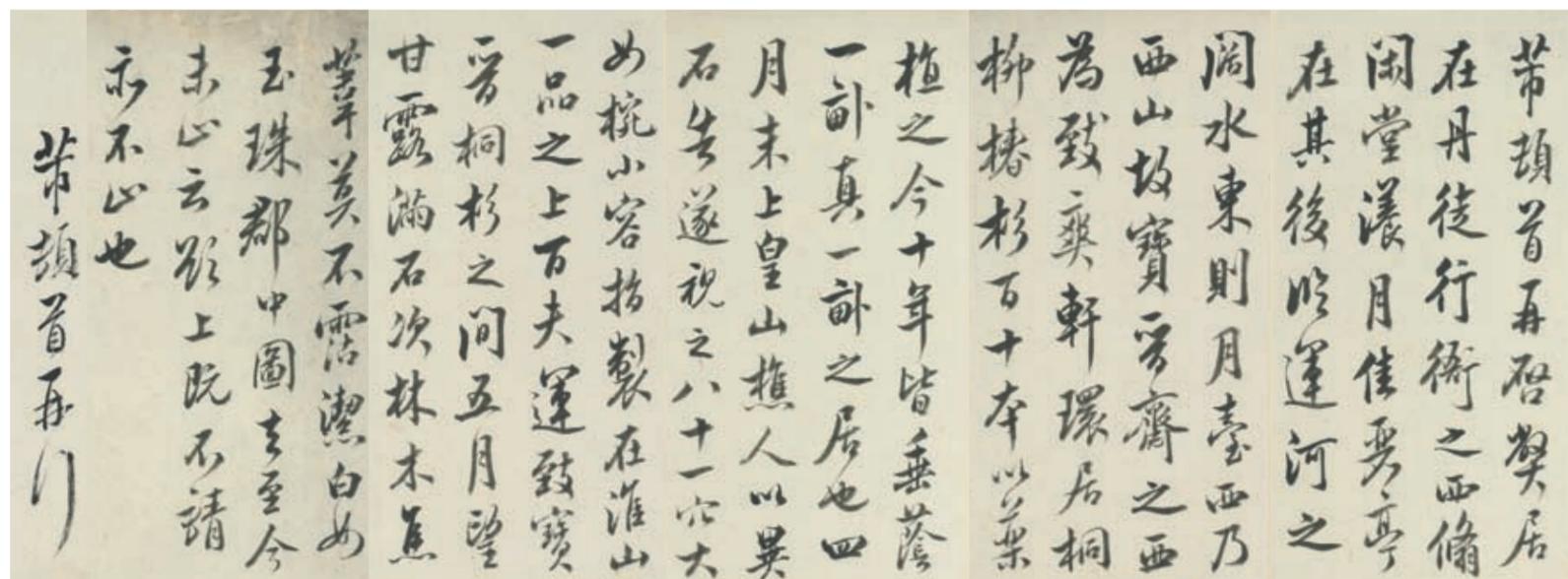
皇山樵人以異石告」(圖十，c—圖十三，c)。特別是諸帖中的「八十一穴」四字(圖十，d—圖十三，d)，不只樣式雷同，就連「一」字與重起輕收的筆勢都相同，這一現象，似乎指向〈弊居帖〉與〈西山書院帖〉不但字句相似，就連字樣也相當類同。換句話說，〈西山書院帖〉的製作，很可能是引取〈弊居帖〉及其他米芾書帖的字樣，憑空加以剪裁拼貼而成的一件作品，否則怎會字句如此類似，而一時異帖的臨寫會如此相似。只是，存在〈西山書院帖〉中，而未見於〈弊居帖〉的文字，又是從何而來呢？由於原帖不存，比勘追索實有困難，但就中兩處仍可尋得其來源。其一乃是〈西山書院帖〉中「私居」

二字，恰可於《英光堂帖》的米芾〈私居杜門帖〉中尋得(圖十五)，只要比對王澐所臨(圖十六)與〈私居杜門帖〉的「私居」二字，兩者類似的筆勢，顯示王澐臨寫〈西山書院帖〉時所見的「私居」二字，應與〈私居杜門帖〉中字形貌類似。其二，〈西山書院帖〉中「梧桐柳竹椿松蕉蘭(?)花蕙草」一句，(註二)若較之〈弊居帖〉墨跡與王澐臨本中的「桐柳椿松」(圖十，e，圖十三，e)，便可推測〈西山書院帖〉之句亦由〈弊居帖〉脫胎而來，而且，再取《群玉堂米帖》米芾〈三米蘭亭跋贊〉中的「桐竹椿柳花蕙草」(圖十七)參照，便知〈西山書院帖〉的字句，實揉合了〈三米蘭亭跋贊〉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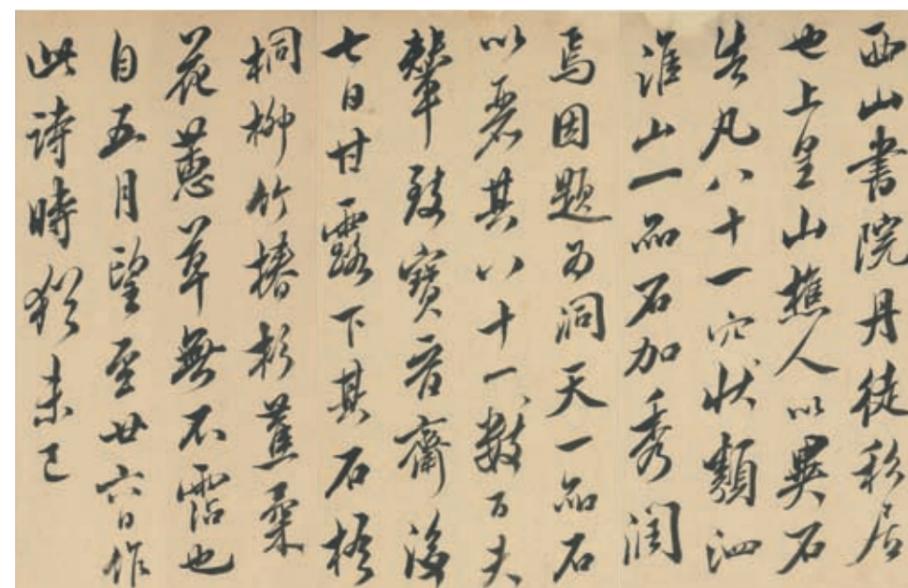
居帖〉的另一種分身就相對少見了。要索尋這一種特別的分身，要由清代王澐(一六六八—一七三九)所書的《積書巖帖》開始，根據何傳馨的研究，《積書巖帖》為王澐臨歷代諸家書跡所成，成做時間約在一七二五年至一七二九年之間，分為十部，計有六十冊，現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就中王澐臨寫米芾的書作高達三十八幅。其「壬之四冊」，有王澐所書之〈臨米芾〈弊居帖〉〉(圖八)，由帖中「藥」字「白」部亦少寫一橫看來，王澐臨書所據之本，可能和院藏〈弊居帖〉同系譜。王澐〈臨米芾〈弊居帖〉〉之前，則是王澐〈臨米芾〈西山書院帖〉〉(圖九)，將這兩件臨習米芾之作並觀，則王澐自信而鋒芒畢露的用筆，相當程度地傳達了米芾原作的精神，且較之於〈弊居



圖六 《弊居帖》拓本 《快雪堂法帖》(四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清 王澐 臨米芾《弊居帖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清 王澐 臨米芾《西山書院帖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十 〈弊居帖〉墨跡中之例字	圖十一 〈弊居帖〉拓本中之例字 《快雪堂法帖》(四)	圖十二 清王澐臨〈弊居帖〉墨跡中之例字	圖十三 清王澐臨〈西山書院帖〉中之例字	圖十四 〈西山書院帖〉拓本中之例字 《平遠山房帖》
a	a	a	a	a
b	b	b	b	b
c	c	c	c	c
d	d	d	d	d
e	e	e	e	e

〈弊居帖〉。雖然〈三米蘭亭跋贊〉為行楷書，但帖中「蘭」字(圖十八a)，正可說明〈西山書院帖〉的「蘭」字，是引取〈三米蘭亭跋贊〉而來。這是因為〈三米蘭亭跋贊〉刻拓流傳甚早，而拓本中的「蘭」字，不知何故呈現著似「蘭」若「菊」且非「蘭」非「菊」的形貌，又因為王澐所臨〈西山書院帖〉內「蘭」字也呈現著「蘭」、「菊」難辨的形貌(圖十八b)，便可逆推王澐臨書所據的〈西山書院帖〉，其「蘭」字字樣，必然也具有同樣的特徵。換句話說，這是因為〈西山書院帖〉取用〈三米蘭亭跋贊〉中字來「製作本身」，才讓這特別又讓人難以理解的字樣，同時出現在不同的書寫中。也許還有人會懷疑，王澐所臨的〈西山書院帖〉，會不會是他臨寫時任意裁切字句所成呢？這可透過院藏《平遠山房帖》中的(傳)米芾〈西山書院帖〉(圖十九)來解答，該帖書寫筆意長，而線條起伏少變化，應是臨本，但這件臨本的字句，與王澐所臨並無二致，可知確實存在著如此文句

的作品，並非王澐自為剪裁而成。又據《平遠山房帖》本〈西山書院帖〉中「蘭」字(圖十八c)也可知，他們的確都看到了一本「蘭」字樣式相當特殊的〈西山書院帖〉，才有類似的書寫。綜上所述，可知被認為是另外件米芾書作的〈西山書院帖〉，其實也是〈弊居帖〉的分身之一。除此之外，《戲鴻堂法帖》亦刊有〈西山書院帖〉，該帖也可能是據臨本上石，但其字樣要比《平遠山房》本更接近米芾，而其中「蘭」字亦呈現同樣特色，又「五」字與〈弊居帖〉墨跡上的特殊樣式相當類似，可說進一步肯定了筆者的推測。而此種「分身之有術」，就不是米芾所能預料、想見了。



圖十六 清 王澐
《臨米芾西山書院帖》之「私居」二字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圖十五 米芾
《私居杜門帖》拓本之「私居」二字

致寶晉桐杉之間」語(圖一)何等相似。廣義地說，米萬鍾的行為，也是〈弊居帖〉的一種具像化「分身」，而其內驅力，正是帖中所述的「異石」之事。由此回視〈西山書院帖〉，其製作雖由拼貼而來，但剪裁所據的〈弊居帖〉、〈三米蘭亭跋贊〉，都帶有「異石」的訊息，〈西山書院帖〉這一分身的製作正由此驅力而來。

進一步來說，這一驅力不止促成了〈西山書院帖〉的產生，還持續產生著效力。明代與米萬鍾為同年進士的曹學佺，在其所編的《石倉歷代詩選》，便直接認為〈西山書院帖〉乃是〈戲成呈司諫台坐帖〉(圖二)中詩的前序，這樣的看法，也被清代吳之振所編《宋詩鈔》與康熙朝《佩文韻府》所繼承。追究兩帖結合的原因，正是〈戲成呈司諫台坐帖〉有

「分身術」的驅力

在米芾〈弊居帖〉的種種「分身術」考察中，可以看到豐富的面向，同時也體會在書法史傳統下，書法作品都有因臨習仿摹而成做分身的可能，影響力也隨著這些分身而有加乘的作用。但如〈弊居帖〉「衍生」為〈西山書院帖〉的過程，其內在驅力又是什麼呢？或者這樣提問：米芾〈弊居帖〉之中，是不是存在著有別於其他米芾書作的特質，才讓〈西山書院帖〉這樣的分身有動力被開展、被製作呢？也許，答案就在書帖的文字本身。

〈弊居帖〉的文字內容，主要為敘述自家周遭環境、運取異石始末、所居地天降「甘露」異事三部份。這三部份，也是我們對〈弊居帖〉的主要印象，〈弊居帖〉另外兩個別名：〈甘露帖〉、〈異石帖〉，就是這種印象下的產物。另一方面，米芾也只是以書法家身份為人所知，至少在米芾當時，他就以特殊的行為而受到注意，特別是他對於石頭的愛好，更為後世津津樂道。換句話說，〈弊居

山水合璧——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新媒體藝術展
Landscape Reunited——
Huang Gongwang and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
New Media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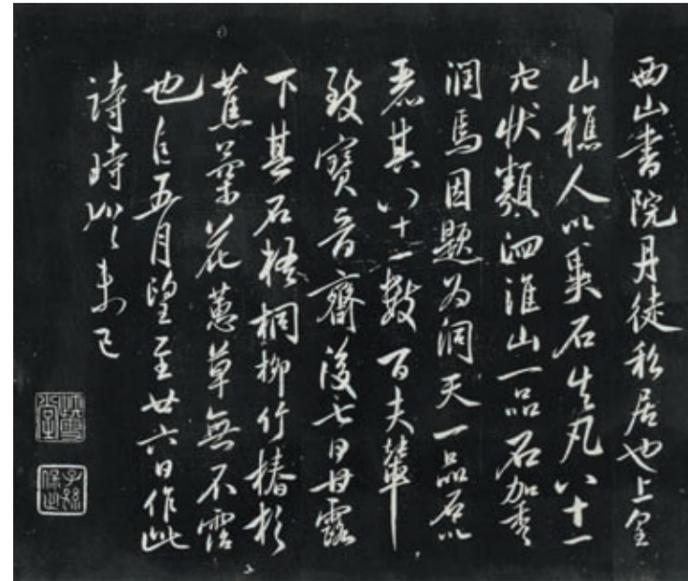
山水 覺

Beyond
Landscap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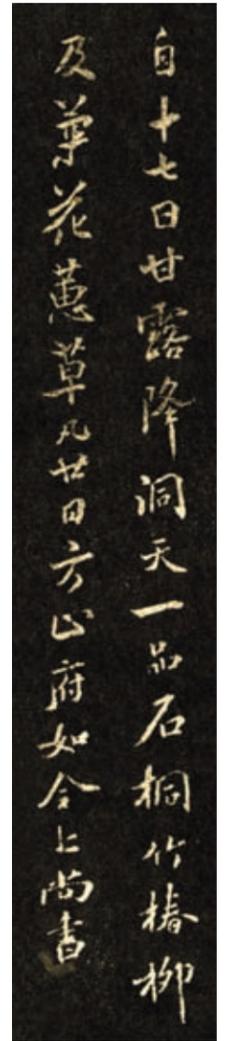
神會黃公望 山水新演繹

展期 2011.06.10—2011.09.05 故宮陳列室 105.107
Dates Galleries

主辦單位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協辦單位 廣達文教基金會
Organizer NATIONAL PALACE MUSEUM Supporters Guanta Culture & Education Foundation
主辦媒體 贊助單位
Sponsor Media Sponsors DELTA 台達電子 DELTA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 vivitek 麗訊 FRÄNZ 故宮藝術收藏
風凰衛視 artney museum collection



圖十九 (傳)米芾《西山書院帖》《平遠山房法帖冊》第二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米芾《三米蘭亭跋》《群玉堂帖》

「我會坐石浸足眠」之句(圖二)，以「異石」為驅力而連接了兩者。雖學者曹寶麟考證〈戲成呈司諫台坐帖〉約成於一一〇六年，與米芾所言天降甘露、霑及異石的一一〇二年相

去甚遠，但也可以見識到〈弊居帖〉在書法之外，以「異石」為內驅力所支派衍生的影響了。

結語

對書法作品的最基礎考察，多半由兩方面入手：一是賞析其藝術性，進而框現其價值與定位。二為就作品的文字內容復原相關歷史脈絡，甚或成爲證僞的重要依據。對於〈弊居帖〉「分身」狀況的考察，除了認識作品更爲豐富的面向外，更重要的是讓我們思考書帖風格與字樣認知的重要性。特別是像尺牘這樣不爲作者自撰文集所必收的特殊「史料」，要運用其文字內容，最好經過一定的過濾，才能增添「文字史料」的可信度。當然文字的考據，往往可以反饋對於作品風格的解讀，兩者相輔相成，在研究考察上，皆不可偏廢。

作者為器物處研究助理

註釋

- 關於米芾〈篋中帖〉書寫的脈絡與帖文考證，參見曹寶麟〈米芾〈篋中帖〉考〉，《中國書法全集37米芾一》，頁32-34。
- 該字曹寶麟釋為「蘭」，水寶佑則釋作「菊」，由於「蘭」、「蕙」自來就有併用的狀況，如《離騷》：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」，所以在此暫以「蘭」字行文。

參考書目

- 曹寶麟《中國書法全集》第三十七、三十八冊，北京：榮寶齋，1992。
- 何傳馨，〈王澐《積書齋帖》及其書學〉，《書海觀瀾·2：楹聯、帖學、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(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：2008)，頁425-447。



圖十八-a 米芾《三米蘭亭跋》之「蘭」字《群玉堂米帖》



圖十八-b 清 王澐臨米芾《西山書院帖》之「蘭」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八-c (傳)米芾《西山書院帖》之「蘭」字《平遠山房法帖冊》第二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